

禾雀花开溢满情

■王艳(温泉)

说起禾雀花,我想起了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小山村——湖塘园,它位于咸安区桂花镇南川村。这里,既是姑姑、姑父家所在地,也是我童年有趣记忆的发生地。山村座落在四面环山的山坳里,每到春天,漫山遍野的野花姹紫嫣红、争奇斗艳,一片美景让人陶醉。这其中,有我喜欢到的禾雀花。禾雀花就像一根亲情线,连起了我和姑姑一家的深情厚谊。

从懂事时开始,每年春节后,我随父母一起去给姨奶奶拜年,顺便在姑姑家住几天。那时农村没有通公路,我们要翻越两座大山才能到达,两上两下的步行行程是三四个小时。我们从家中穿着大棉袄出发,一路跋涉,数次减衣,到达姑姑家已是满头大汗,只穿一件秋衣了。

到了姑姑家,姑父总是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,土鸡必不可少,不多的腊肉腊肉也会蒸上一碗,还有过年杀猪时特意留存的猪腰和猪肚。有一年,姑姑拿出了半个猪肚,姑父难为情地解释:“叫你姑姑过年别吃,她看到孩子们回来,割了一半猪肚煮给他们吃。”这些年,姑姑、姑父总是热情好客、省己待人。

2019年秋天,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别人发的湖塘园秋景视频,随后和同学相约,去湖塘园欣赏红叶。姑父热心地给我们当向导,带我们爬山赏景。当时正值深秋,满山的乌桕树呈现亮丽的黄、橙、红色,营造一派喜庆、欢乐、祥和的氛围,让我们特别兴奋和惊喜。在欣赏秋景时,我们无意中发现了“油麻藤”,它的藤特别结实,有的能让人荡秋千。姑父说,油麻藤每年四月份开花,紫色的花看上去像喜雀,又名“禾雀花”。

听到这里,我们暗自相约,来年四月结伴同赏禾雀花。

2020年疫情全城解封后,我来到湖塘园看禾雀花。当时疫情刚结束,我“心有余悸”,不敢约人同往,只是一家三口“悄然”前行。姑父放下农活,给我们当向导。来到第一片禾雀花林时,我被现场的繁花似锦惊呆了,在绿色的树林中,一根根粗壮的藤蔓挂满了一盘盘花柱,连地上也铺满了花簇,让我大开眼界,见识了传说中的花团锦簇。我仁立在花柱前,看到如喜雀般紧密排列的花蕾,阳光下展开笑口的花瓣,紫的梦幻和玫的浓烈一次次冲击着我的心灵。当天上午,我全然沉浸在花林中,精神恍惚,忘掉了自我,忘记了一切烦恼。

第二片花林的特点是惊险。藤蔓顺着悬崖生长,花柱立在悬崖边。要欣赏这片美景,必须攀爬悬崖。既来之则安之,我下定决心,姑父在前面带路,他觉得不要紧,一直鼓励我们。手拉藤蔓,脚踏岩石,下到三米处,再看上面的禾雀花,景色更是震撼。交错的藤蔓如同一个个花架,吊满了禾雀花,场面恢宏、热烈,像成千上万只喜雀在参加盛会。当然,最浪漫的是坐上禾雀花秋千,幸福地体验“花仙子”的感觉。

这个周末,我积极兑现承诺,约上同学,再次前往湖塘园看禾雀花。此番前去,我心里有准备,同行的四个同学第一次走进禾雀花林,一下给惊艳住了。我们在花林中徜徉了两个小时,力求不错过每一处惊喜。大家小心翼翼地顺着油麻藤爬上悬崖,惊叫声与欢呼声回荡在山谷,我们打开手机,找准最佳位置,摄下了最

美花颜。热情的禾雀花同往年一样,以饱满的娇姿迎接我们。同行的唐同学不禁感慨:湖塘园禾雀花盛景只要把道路修好,稍加打造,不亚于星级景区,将会成为咸宁璀璨的生态花园。

在归途中,道路两旁零散的映山红吸引了我们的视线,一树树鲜艳的火红,缤纷如霞,灿若云锦,一下陶醉了春色、蓬勃了春光。朵朵花儿迎风摇曳,娇艳欲滴,花瓣密密匝匝,蕊靠着蕊,瓣贴着瓣,相互依偎,花潮涌动、竞相辉映,引来无数蜂蝶飞舞。每一朵花儿,空灵含蓄,如诗如画,美丽与风骨并存,实在美不胜收,让人流连忘返。真应了杨万里那句——“何须名苑看春风,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

更让人心怡的是,路边一大片紫云英悄然开放。在我的记忆中,紫云英是天然的肥料,较好地保障了农田的丰收。如今,它不经意间跃入我眼帘,成为最美的风景。单株紫云英如同撑开的小伞,叶瓣一半浅紫一半粉白,成片的紫云英似繁星点点,又恍若云霞,叩开了我心中柔软的记忆。我如此喜欢它的朴素与渺小,在贫脊中开花,随后和人春泥、滋养大地,成为谷物最好的肥料。这种喜欢,撩起了我的少女心,我自然地张开双臂,在紫云英花海中迈出了轻盈的步伐。

禾雀花,如同一根红线,一头牵着我,一头牵着姑姑一家,让我们年年在花开时节团聚。这份亲情,如同禾雀花,美丽纯净、沁人心脾;如同映山红,热情灿烂、招人羡慕;如同紫云英,素雅静谧、柔和诱人。让我们做个有心人,寻觅最美的景,品味最亲的情,丰富多姿多彩的人生!

小火慢炖

■焦傲(温泉)

想起冬天,在寒意的包裹中,觉得每日时光都变得局促起来。不禁开始心心念念一团小小火苗,一只咕嘟咕嘟冒着泡的砂锅,将这寒凉岁月炖成温暖的小欢喜。

平日做菜,很乐意花上一两个小时,去慢慢炖一锅喜欢的吃食,各色食材的香在小火微醺中慢慢酝酿、慢慢融合、慢慢释放着,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如同没有尽头的火车,延伸成生活的背景音乐。

无处安放的心就这样被慢慢被充实着、治愈着,不觉生出“岁月静好”的幸福来,像是偷来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。“慢炖”二字,简单到纯粹,几乎是一项不需要什么高深技巧的烹饪方法,却在更多时候像一场心的修行,一条回归生活本身的途径……

梳理食材的过程也像梳理自己的心情。土豆与胡萝卜,切成约1厘米见方的块,满满堆在盘子中;新鲜牛肉切成小方,摆在一起像是漂亮的积木;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生姜片等调味料都要备齐,工工整整码在碟子里……单是

看着各色食材在自己的手中变得井然,心里都会有一种踏实的满足感。

待食材们纷纷入了锅,调至小火后,便是两个多小时乃至更长时间的等待。若午后阳光正好,可以沏一壶茶,坐在窗前捧一本喜欢的书来读;或只是坐着发呆,聆听内心的节奏随着锅中咕嘟咕嘟的声音渐渐简单,渐渐分明。

若是有朋友来访,欢喜会再添上十分,如汪曾祺在《家常酒菜》中写的,“酒渴思炊,主人卷袖下厨。一面切葱姜,调佐料,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,显得从容不迫,若无其事,方有意思。”

此时,食材的香也在慢炖之中被催化着,顺着袅袅热气飘散在空气里。可以想见牛肉的质感在慢慢变得酥软,油脂与番茄的汤汁发生着奇妙的融合,直到入口即化的地步。

与时间和解、合谋,是慢炖的秘钥,以从容之心,行从容之事,自然可以品尝到生活的美味。

慢炖,大约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。

身边常有许多人忙忙碌碌,迷失在一种快速而潦草的节奏中。他们迷恋10分钟就可以



听完的一本书,一个月就可以掌握的从入门到精通的技能;他们陷在“求快”的齿轮中,只能随着生活摇摆,而无力自己喊停……

但也总有一部分人,他们可以在匆匆的洪流中保持自己的节奏,不急不缓,不慌不忙,真正享受一份安然的心情。

后者,多半是领悟了慢炖的智慧。

炉上的火苗慢慢摇曳着,悠然,长久,食物的香已开始慢慢飘散,好像在说着:嘿,不妨慢一点吧,耐下性子,小火慢炖着,好事自然发生。

老照片上的门和窗

■程向阳(赤壁)

一张拍摄于1984年的老旧照片,一张充满暗喻的“合家欢”,浓缩、定格了外婆章映璋前六十年的生存境况,它打开了一道记忆的大门,沿着时光的河流回溯,勾起那些沉潜的往事;它又洞开一扇轩窗,适时呈现了女儿徐安贞一家人在后三十年的生活状态,两段时光,完整地链接起外婆章映璋一生的命运变迁和心路历程,折射出普罗大众在历史洪流的裹挟和冲击下的悲苦和无奈。这是我读完魏微的小说《合家欢》的最初印象,同时,也注意到:小说借一张老照片精巧布局谋篇,为读者搭建起的特别视角——一道门和一扇窗。

小说语言朴素,叙事耐心细致,把一个普通女人跨越时空的复杂经历,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处理和加工,鲜活地抵达人物的内心和故事的内核。小说通过外婆章映璋,近乎病态的梦幻回忆和自说自话,在台北的养老院里讲述了她前半生刻骨铭心的诸多往事,这是小说精心设计的一道大门,也是回望历史的最好视角,更是意识流手法的创新运用,让人读到“反弹琵琶出新意”的艺术匠心。小说循着章映璋看似凌乱的回忆,实际上巧妙地

叙述了她与妹妹映珊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,章氏家族的成败兴衰,社会变革对她们婚姻爱情的强烈冲击等方面方面的故事。特定的历史背景,纵横的时空经纬,在历史沿革的平面上,清晰地描绘出章映璋个人命运的运行轨迹。

小说精心设计的一扇窗,则是以外孙许嘉丽的视角,观照外婆的婚姻变化所带来的种种震荡和冲击,对于外婆,她始终在仰望,对于她遵从本心最终选择去了台湾,更多的是表示悲悯和同情;对于母亲徐安贞,她一直在审视,她与母亲的思想冲突,骨子里是一种叛逆和抗争;对于兄弟姐妹的态度,她是平等视之,顺其自然;对台湾亲戚们的生活状态,在跨时空的对比中,让她感受更多的是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。许嘉丽的视角是多维的,也是多元的,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颗粒感,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感知到,那些渗透在亲情、爱情、婚姻之中的矛盾和纠葛,在三代人之间对立、碰撞和融合之后,最终演变成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思辨和认知。

小说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,其精心设计

的门和窗,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掌控的门和窗,不存在“关了一扇门,再开一扇窗”的情况,门和窗同时洞开,镜头在不断旋转、变换,交替上场,又从多个侧面透视出诸多人物对文本的有力支撑。对章映璋来说,徐志明和孙顺民这两个人物的存在,既是主要矛盾,又是明显的互补,前者是爱情的乌托邦,后者是婚姻的伊甸园,他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,共同构建了她精神世界的真实图景;妹妹章映珊知书达礼、心灵手巧、勤俭治家的形象,也是章映璋生命的一个影子。从表面上看,她总在关键时刻开导晚辈们,其实她在替姐姐代言,不断地表达姐姐的种种看法和担忧,她又是姐姐在晚年生活的一个替身;至于她的女儿徐安贞,一个童年缺少父爱的女人,一个言行简单粗暴的母亲,总让人想起一句名言,“幸福的人是用童年治愈一生,不幸的人是用一生治愈童年”,徐安贞的形象,同样是章映璋早期婚姻生活的另一个影子。

透过老照片上的门和窗,“合家欢”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祝愿,因为每一次团圆也许会掩盖另一场别离,人如此,家国亦如此。

生日

■袁丽明(通山)

小时候过生日都是以吃鸡蛋的方式庆祝。捧着刚出锅的土鸡蛋,烫得龇牙咧嘴,还不忘四处叮嘱:今天是我的生日!

长大后过生日都是跟亲人或朋友一起,一大桌人围着美食与蛋糕,笑得合不拢嘴。

那时候过生日,总能第一时间准时收到母亲的祝福,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生日这一天,都是开心满足的。直到今年四月,与病魔抗衡了三个年头的母亲,最终还是带着遗憾和不舍离开了我们。我成了被母亲遗弃在人间的孩子,孤苦彷徨,所有的欢乐从此黯然失色。

今年生日将至,姐姐老早就开始提醒:“你的生日快到喽!”我鼓着脸一口回绝:“从此不再过生日,我没有娘了,不配过生日。”姐姐扫了我一眼,脸拉得老长,半晌,回我一句:“出口气!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是的,还过啥子生日呢!儿生日娘苦日,生日从来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。

我的生日在六月,正值酷暑。记忆中,最初过生日的场景是这样的:厨房里,柴火灶散发着泼天的高温,锅盖抑制不住锅里散发的饭菜香。热汗淋漓的母亲揭开锅盖,翻滚的白米粥中间两个土鸡蛋上下起伏特别显眼。母亲握着大瓢,瞅着锅,待蛋被热浪冲起来浮到上面时,赶紧伸出瓢去一把捞来。有时候,蛋还没浮出来,母亲脸上的汗粒堆满挂不住了,顺着脸颊往下流,她扯片衣角抹一把脸,其实衣角早就湿透了,抹也抹不干。那时候,我就挨在母亲身边,迫不及待等着那鸡蛋。倒不是因为从来没吃过鸡蛋,而是那时候的鸡蛋有不同寻常的意义。待蛋捞出来,洗掉上面黏糊糊的粥后,我拿着兴高采烈地跑了。那时白花阳光照进大门口第二级台阶,正午,满山遍野的知了像喝了兴奋剂般狂躁地嘶叫着。母亲说:“正是这时候出来的。”我明知故问:“谁啊?”母亲坏笑:“狗崽啊!”我眼一瞪,风一般跑了。风里,还有母亲身上的汗臭味。

如今回想这些,这一幕幕场景,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今年生日,我一个人躲在家里。锁门,关手机。做一道母亲平时做得最多的黄瓜片焖青辣椒,煮一锅饭。闷头吃着。在熟悉的饭菜里怀念曾经的味道。泪水拌在饭里,咸咸的,涩涩的,不能自己。

晚上,孩子他爸爸回家,两手提着沉甸甸的菜,喘着粗气,费劲吧啦的。我怪他不该来。他瞪我一眼,系上围裙,进厨房里忙碌开了。

六月的天说变就变,白天还是艳阳高照,晚上突然就倾盆大雨伴着狂风下来了。大雨拍打着窗台,盖住了厨房里忙碌的嘈杂,也盖住孩子们的吵闹声。雨声中,门又开了,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外甥们一大家子都来了。他们平时在10公里之外的板桥老家居住,不上班的时间,我也在老家跟他们一起住的,只是近两天才带着心事偷偷回到自己家。半个月之前,我们一起吃饭时小姑子说起过要给我准备生日礼物,我像下通牒样噱里啪啦说了那一堆不再过生日的通告。说完都沉默了。没人说我“出虎气”,大概碍于面子吧!一个人在家安静了一整天,不曾想他们却迎着暴风雨提着鸡鸭鱼肉来了。一进屋,婆婆就进厨房跟着忙碌,雨小了,她摘掉围裙,换鞋,开门,准备去买蛋糕,被我拦住了。

晚餐,一大家人,一大桌菜,热热闹闹的氛围,热乎乎的亲情,我再无力抗拒。

母亲走后,我的世界天塌地陷,我执拗地用自己冰冷的心房固守这片残破的空间,我走不出来也不愿走出来,老天爷给我多少度我就领受多少度,属于我的只有这个温度,我谁也不怨。我也知道,在这个圈外,还有很多热切的爱,只是我一次又一次在拒绝,一次又一次地出虎气。而我的家人至亲,在一次又一次地原谅我。

我的眼圈再一次红了。在此,我想发自肺腑地说一声:谢谢你们如此爱着我!